



时光花园

□ 王深

母亲在窗前的空地上，搭建了一座精致的小花园。这块不过“十步之遥”的地方，被母亲布置得繁盛而妥帖。西南角上，一丛南天竹挂满了小巧的红果；南墙边，三两株野蔷薇在春夏绽放出鹅黄色的花瓣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棵一人高的绯樱，每年三月，紫红色的小花如同爆米花般炸满枝头。绯樱脚下，一圈迎春花围绕着，开放时如同镶嵌着黄色星星的草裙，洋溢着热情奔放的气息。

这片“世外桃源”，成了我回家后常去的地方。我喜欢搬个小凳子坐在其中，趁着夕阳未消，读一会儿书，听几首歌，或干脆静坐发呆，享受时光静静流淌的愉悦。我常常想，母亲在这片空地上种植花卉，而非蔬菜，定是对美有着独到的追求。然而，令我费解的是，如此追求美的母亲，为何要用一些破旧之物来装点她精心打造的花园？

最先引起我注意的，是那几只我家用了20年淘汰下来的旧笼屉，被母亲种上了一捧雏菊。接着，是我小时候洗澡用

的大木盆，被母亲用旧衣物包裹，做成了绣球和山茶的花盆。后来，我在花园里陆续发现了褪了漆的旧奶粉罐、家中上个月破损的泡菜坛子，甚至我随手丢弃的发卡，不知何时也被母亲捡回，装饰在了种有蒲公英和芸薹花的泡沫箱上。那些早已被我遗忘的旧物，如今都被母亲像变魔术一样，一件件重新安置在花园的各个角落。

我以为母亲是出于节俭，于是提议由我来购买一些精美的花盆，替换掉这些破旧之物。不料母亲一口拒绝：“不要！这些怎么能算破烂呢？这些都是我们家的老朋友，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，即使不再使用，也绝不是破烂。”母亲指着一盆花说：“你还认得这个吗？这是你上小学时最喜欢的雨衣，那时候你天天盼着下雨，后来穿不下，我就把它改成了花盆罩子。还有这个，你记得吗？是你5岁时的生日礼物——一个小鼓，你走到哪儿都抱着它，还因为这个跟邻居家的孩子打了一架呢！”

我确实忘记了，真的认不

出它们了，但母亲记得。母亲捧起那个开满粉色小花的铁皮奶粉罐，眼神忽然温柔起来：“你上中学那年，我的腿疾复发，医生让我多喝牛奶。你知道我一喝牛奶就拉肚子。于是暑假里，你顶着大太阳，从城东跑到城西，给我买这种‘乳糖不耐受’可以喝的奶粉。看着你大汗淋漓的样子，我心疼极了。我一直留着这个罐子，每次想扔的时候，都下不了手，索性给它种上花，让它也美丽起来，它应该也会很开心吧。”

我愣住了，一种过电般的感受瞬间涌上心头。原来，这些在我看来“破烂”，都是母亲记忆中最珍贵的刻度，承载着母亲的悠悠岁月。这座普普通通的小花园，对母亲而言，更像是一座缀满鲜花的“博物馆”。母亲在这里种花，或许从来不是为了花的美丽，而是为了给这些“老朋友”一个美丽的家。

人们常说，时间永不停歇。但在这一刻，我分明看到，向前奔流的时间在这座时光花园里停下了脚步，回望过去，留下了无数温馨的记忆。

我与濮存昕的同事

□ 顾冰

我与大明星濮存昕没有一点关系，我不认识他，他更不认识我，但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却与他扯上了关系，演绎了一段奇巧的同事。

1991年，我去北京工商银行总行开会，会议参加者来自全国各地，互相都不相识。周六晚上，会议主办方在礼堂放映了新电影《清凉寺的钟声》，主演是濮存昕和栗原小卷，濮存昕演明镜法师，栗原小卷演他的日本妈妈。这本是很普通的活动，但想不到，这部电影却给我带来了一连串的糟心事。

第二天早餐的时候，一个自称是秦皇岛工行的陌生女同志，端着自助餐坐在我的餐桌对面，端详了我一下，说：“你不是濮存昕吗，做演员好好的，干嘛要到工商银行来工作呢？是转行，还是来体验生活？”我不置可否，说：“你看我像濮存昕吗？”

我原以为，那位女同志决不会走眼，只是跟我开个玩笑罢了，谁知当晚的舞会上，那位女同志当起了主持，她走到我座位前，颇富煽动地说：“我们欢迎濮存昕给我们表演个节目！”这不是冲着柳树要枣吃——作难我嘛！我使劲摆手作揖，但全场人的目光一齐对着我，鼓掌声一阵高过一阵，我的话也完全淹没在呐喊声和掌声里。没有办法，我硬着头皮走上舞台，唱了一首《血染的风采》，这首歌是徐良首唱，当时很流行。唱完后，女主持人仍不肯放过我。她说：“濮存昕最拿手的是朗诵，我们请他再给大家表演一段朗诵。”接着，下面又响起热烈的掌声，看来是难逃此劫。这又难倒了我，朗诵什么

呢？我脑子空空的，一句也想不起来。这时，我看了看窗外绚丽多姿的灯光，脑子一下子清醒了，我倏地想起了初中语文课本上读过的郭沫若的诗《天上的街市》，我还记得。于是，我抹了抹额头上的汗，清了清嗓子，蹙脚的常州普通话便由丹田轻缓流出：

远远的街灯明了，
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。
天上的明星现了，
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……

同事到这儿，还没有完。会议组织我们去颐和园玩，走到佛香阁下，突然，一个人朝着我尖叫：明镜和尚！随之，一群大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围了过来非要和我合影，有几个人，还掏出本子请我签名。我反复解释，我不是濮存昕，你们认错人了，但他们哪里肯信。有一个女孩，还拉着我，非要我讲讲我和日本演员栗原小卷的故事，有没有擦出绚丽的火花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正当这时，一个黑人走了过来，随同的人对那群大学生说了几句话，大意是“此人是外国政要”，那些仍缠着我不放的人这才走开。我想，这下总算给我解了围，可同事的高潮就在此刻出现了：那位不知名的外国贵宾过来给我一个紧紧的拥抱，竖起大拇指，操着难懂的中国话说：“《清凉寺的钟声》我看了，你演得好！”接着，随同的人对着我们按下了相机快门。

我居然与明星濮存昕撞脸，以前我还真没注意，回到家，拿出相片一看，确有几分相似。这次奇遇，与其说是同事，倒不如说是沾了一点名人的光，有了一次当名人的虚荣感觉。

梦里故乡 乡愁长存

□ 雪堰镇漕桥老干部支部 陆建伟

我的家乡漕桥是一座古老的江南小镇，漕桥既是桥名也是地名。过去，从无锡去宜兴，漕桥是必经之路，桥影橹声见证了曾经的繁华与热闹。如今的漕桥在古韵中焕发新的活力，但依旧是我不管身在何处、岁在何时，心中难忘的故乡。

昔日的工业明星

上世纪50年代，全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大幕缓缓开启。上世纪70年代，武进广大干部群众大胆探索，逐步走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社队工业发展之路。1984年，中央充分肯定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，武进县随即推行无锡“一包三改”经验，雪堰、潘家、南宅、漕桥、太湖各乡闻令而动。工业体制的初步改革，增强了企业的自主权，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。至1983年底，漕桥工业产值位列全镇前列。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公开发表后，极大地鼓舞了地方办企业的积极性，全镇上下开展“十强企业”“亿元厂”“亿元村”竞赛以及“转机制、抓管理、练内功、增效益”活动。2000年后，涌现了数家产值超亿元企业。

回顾乡镇工业及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，几乎每一个厂家都有一部艰苦奋斗、顽强拼搏

的创业发展史。多年来，漕桥工业经济总量由微变巨，企业规模由小到大，工业品种由少到多，销售渠道由内到外，产品质量由粗到精，对全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如今的温馨家园

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不仅带来了农村经济的活跃与繁荣，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小城镇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。上世纪90年代起，漕桥改造大幕全面拉开，小镇的骨架不断延伸，老商铺纷纷转型，为漕桥注入新生活力。集镇区域先后建成振兴路商业街、广贸路商业街等多条商业街。各类店铺林立，商品琳琅满目。江南石材市场成为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石材批发专业市场，是常州市规模最大的石材市场。

如今的漕桥商业繁荣，但是老龄化问题也日益凸显。漕桥村党总支通过构建“时间银行+乐享食堂+网格配餐”三级服务网络，为村里的老人制定精准化的个性服务。“小蓝衣”网格志愿者骑着“小电驴”在村头巷尾穿梭忙碌，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；乐享食堂里菜品丰富，价格实惠，老人们三三两两坐着，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家常……这是漕桥百姓幸福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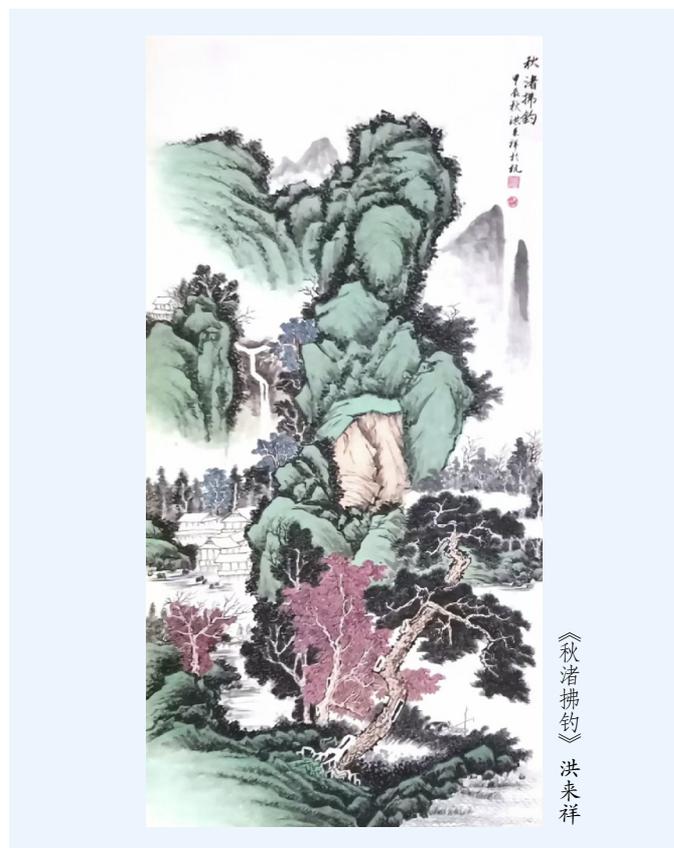
活的缩影。

永恒的灵魂故土

诗人余光中笔下的母乡是充满水墨色调的江南小镇。

儿时的印象中，家乡一年四季都焕发着不同的色彩。春天，在翠绿的稻田里，我与母亲在田埂上挖沟、插秧；夏天，水和天都透着蓝，我和小伙伴在漕桥河里抓鱼摸蚌，游泳嬉戏；秋天，金色的稻田里，大人们忙碌地收割稻谷，孩子们挎着小篮，帮忙捡拾遗落的谷粒；冬天，房檐下结出长长的冰凌，天空飘起透明晶莹的雪花，我搓着冻红的手和哥哥抓麻雀、玩陀螺……乡村生活带给了我这一生的诗意，还有坚韧的力量、自由的灵魂，是我最宝贵的财富。

朝斯夕斯，念兹在兹。家乡是时时入梦的牵挂，乡音是岁月不迁的印记，故乡漕桥是我心中不曾黯淡过的一束光。在经历了求学、入伍、转业后，我还是回到了家乡工作，发现即便走过千里万里，回首时不老的仍是乡愁。



《秋渚拂钓》 洪来祥